

尼赫鲁在人民院承认印度不能排斥会谈

声称邀请我会谈并没有根本改变政策

右派議員梅达和馬薩尼叫嚷反对向我提出邀請，并說这是印度政策的“破产”

尼赫鲁表示会晤和谈判之间有区别，说他给周总理的信是“坚定而清楚地说明印度政策的长篇照会的一部分”。

【印度报业托辣斯新德里16日电】尼赫鲁总理今天在人民院说，他邀请中国总理周恩来来到新德里来商谈中印边界纠纷问题，并没有根本改变政府的政策。

尼赫鲁是在谈论人民社会党主席阿索卡·梅达，右派自由党的議員馬萨尼等人提出的一项临时动议的时候这样说的。这项动议要求讨论“由于政府所宣布的得到议会同意和批准的对华政策发生了突然的，不应有的根本改变而造成的局势；这种根本改变是在总理最近给中国总理的信中表明的；这封信接受了中提出的无条件举行两国总理会谈的建议”。

尼赫鲁说，他在议会和记者招待会上都曾一再声明：“我们的政策是同任何人会谈来寻找办法。那是对待一切问题的总的态度，那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过去所受的锻炼。我认为，如果我或者本院接受拒绝会谈和讨论的任何政策，那是不对的。”

总理要求人民院记住，他给周恩来的信是“坚定而清楚地说明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政策的”长篇照会的一部

分。在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之后，我们认为，我们不当排斥举行会谈的可能性。我在这封照会中清楚地说明，从我们过去和现在的政策的观点来看，以及出乎其他的考虑，我们不能排斥会谈。”

尼赫鲁说，他承认边界问题和有关的问题是重要的，人民院应该有机会讨论这些问题。事实上，正在结合总统对议会的演说讨论这些问题，以后也可能有机会讨论。因此他并不认为这应该成为一项临时动议的论题。

总理说，总统2月8日对议会的演说和政府最近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对边界问题的方针是一致的，并没有根本改变政策。

议长阿廷加尔驳回这项临时动议。

他也不认为通过临时动议来讨论性质广泛的政策问题是可能的，此外，从总理所说的话来看，似乎并没有根本改变已经宣布过的政策。

阿索卡·梅达在这之前说，议会和这个国家所同意的对华政策，明确地规定，

必须先履行某些先决条件和举行预备性讨论，然后两国总理才能举行会谈。

临时动议的提出人之一，新成立的右派自由党的领导人馬萨尼随后在谈到总统演说的时候说，尼赫鲁总理邀请中国总理就中一印边界争端举行会谈是“国家的耻辱”，而且使印度人民产生一种“非常不愉快的震惊”的感觉。他说：“这里并不需要他（周恩来）。他将作为政府的客人前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但是印度人民不想同一个手上沾满我们的警察和武装人员的鲜血的屠子握手。”

馬萨尼建议用印度军队把占领印度领土的中国军队赶出去，“如果这在目前是行不通的话”，印度应该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并且跟同样受到中国威胁的南亚和东南亚的印度“友好邻国”开始举行谈判，讨论“共同安全和防御”问题。

【新华社新德里16日电】尼赫鲁总理今天在人民院回答问题时表示会晤和谈判之间有“区别”。他说，关于谈判，他的信是长篇照会

的一部分，在这个照会中坚定而清楚地说明了印度的政策。他并不认为会晤就是根本改变了政策。

梅达问，怎样区别会晤和谈判，分界线在什么地方。馬萨尼激烈地攻击尼赫鲁的邀请，并且认为这是印度的政策的破产。并批评尼赫鲁不遵守国大党班加罗尔会议的决议。

印度报业托辣斯說照会重申了印度的态度

但会谈邀請表明同早先的立場「有些不同」

但是观察家们也指出，总理早些时候在他的讲话中排斥了会谈的可能性，只要中国对拉达克和东北边境特区的侵略没有受到影响。

黃鎮大使同苏班德里約会谈

印尼外长表示将对华侨回国給予“便利”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16日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黃鎮今天拜访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并提出有关遣送华侨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

苏班德里约外长在会谈中表示，印度尼西亚政府对于遣送中华人民共和国侨民返国的工作，将给予种种通融和便利。

据苏班德里约外长说，遣送华侨回国的工作越早完成，不论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方面，还是对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方面都有很大好处。

为了使遣送华侨返国的任务提前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加派了两艘轮船。所以，截至目前为止，准备接运华侨返国的特派船共有六艘。（编者注：印度尼西亚新闻社报道，这六艘船共能运送五、六千华侨回祖国。）

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亚洲与太平洋司司长苏斯卡今天发表谈话说，为了加速完成遣送华侨的工作，印度尼西亚政府已经简化了出国所应办的手续。就是简化了以前所实行的出国条例。此外，

政府已经动用了在雅加达丹戎不碌港口的所有政府要员，以协助遣送华侨回国的

工作。

【合众国际社雅加达16日电】中国大使馆今天保证，即将回国的华侨将在共产党中国受到热烈的欢迎。

毛欣禹领事视察了从乡村地区迁移出来的华侨所居住的临时收容所，他说，“祖国随时都欢迎你们回到它的怀抱”。

这位领事正在西爪哇各地旅行，允许一名中国官员进入西爪哇还是第一次。

印度新聞处发表

印度政府2月12日給我国的复照(全文)

照会诬蔑我国1959年12月26日的照会是“重申对印度领土的要求”。继续依据一些非法的条约协定，歪曲事实，强词夺理，对我照会的有力论据进行狡辩。重申“不能接受”边界从未经划定的事实，声称不能以讨论整个边界问题作谈判的“先决条件”，印度只准备对边界作“小的修正”。

式划定，并且为支持这种论点而硬说边界并未经条约和协定所确定。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个论点。以习惯和传统为基础的印边界是沿着天然的地形，而且这条习惯传统边界的大部分也是为条约和协定所确定的。整个边界是固定了的，并且多少世纪来一直是众所周知的。根据国际惯例，沿着众所周知的，不变的天然地形象主要分水岭的习惯边界，就是划定了的，不需要进一步的或正式的划界。有意义的是，直到最近，没有任何中国政府曾对它提出异议，或者对于印度行使主权管辖直到这条传统边界一事提出抗议。鉴于所有这些事实，印度政府不能同意必须举行谈判，达成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中印边界。

重申只准备讨论“某些具体争端”并在“必要的地方作小的“修正”

四，中国政府说，产生目前的争论是由于“中印边界一直没有划定，英国在这方面又留下了一些纠纷的遗产，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令人不能接受的指责”。印度政府不能接受这句话里的断

和边境紧张局势的产生是由于中国政府在1959年9月8日第一次对大片的印度领土提出要求，并且在此以前和以后侵入了印度领土来支持它的要求。印度政府一贯珍视其友谊的一个邻邦竟采取这种态度和行动，这使印度政府感到特别诧异和震惊。尽管有这些不受欢迎的事情，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现了极大的克制。印度政府一向愿意探索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够在所谓必须谈判新的协议来重新确定整个中印边界的基础上来达到友好的解决。这样一个谈判的基础会无视过去的历史，习惯，传统和国际协定，因此是印度政府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印度政府愿意再次表明，它准备就有关边界上某些地方的位置的具体争端进行讨论，并且在认为必要的地方通过协议对边界作小的修正。

五，下列各段将简述有关国际边界的基本材料，同时论及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照会中所提出的论点。

关于西段

硬说“西段”边界从17世纪就“确定”

说：印度政府认为拉达克的边界是1842年条约所确定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事实上，从十七世纪以来，拉达克的边界就确定了，并且得到承认。1842年条约并不是确定边界，而只是确认了它。十九世纪时访问过这个地区的人，确认这条传统边界是位于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地方。中国政府引用了海华德

在1870年和罗伯特·肖在1871年所出版的非官方地图和海华德所写的一篇文章，来证明它的论点，即所谓拉达克的传统的东部边界是位于目前中国地图所标明的地方。但是，海华德只是勘测了阿克赛钦的西端，而肖的路线位于甚至更西边的地方。因此，他们的意见对于阿克赛钦东部不是权威性的。后一块地区是约翰逊在1865年勘测的，1873年第二个叶尔羌调查团也访问过这个地区。因此，关于拉达克东部边界，他们的报告才是权威性的，而他们的地图和叙述证实了传统的印度的画法。

竟说有争执地区大部分不属新疆

七，中国政府断言，1842年条约是西藏和克什米尔之间的，而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的80%左右是新疆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对这一论点感到惊讶。尼赫鲁总理在他9月26日的信中已经谈到过这一点。条约本身表明中国是条约的一方。条约中的以下引语是有关系的：

“鉴于在上帝的面前，由曾经发生的战

【印新处新德里15日电】印度政府1960年2月12日给中国政府的照会，全文如下：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

印度大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致意，并谨提到中国政府1959年12月26日交给印度驻北京大使馆的照会，大使馆奉印度政府指示，答复如下：

硬说我照会“漠视事实和边界协定”诬我“重申了”对印度“领土的要求”

二，中国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给中国总理的信和印度外交部1959年11月4日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的照会中所提出的各点，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遗憾。中国政府只是重申了它对印度领土广大地区的要求，而漠视了信中所提到的事实。印度政府殷切地希望，对它所提出来支持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的事实和历史材料的正确理解，会缩小须加讨论的争端，从而为友好的解决铺平道路。然而，印度政府不能不遗憾地说，中国政府在来照中不仅不接受无可辩驳的事实，而且无视了重大的边界协定，对协定的条款作了站不住脚的解释或者怀疑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态度很难导致两国都希望达到的谅解。

叫嚷不能接受“边界未划定论点”声称“不能同意”必须重新确定边界

赫鲁晓夫会见奈温和吴努

【路透社仰光16日电】苏联总理赫鲁晓夫先生今天从加尔各答乘飞机到达这里以对缅甸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

赫鲁晓夫先生虽然仅仅是总理，但得到了元首的欢迎待遇，为他鸣了二十一发礼炮，他受到了缅甸总统吴温貌，总理奈温将军，内阁成员和外交使节的欢迎。

【法新社仰光16日电】赫鲁晓夫同他的代表团成员和苏联驻缅甸大使

共进早餐后，前往缅甸总统吴温貌的官邸对吴温貌进行了礼节拜会。

苏联总理随后就回到他的住处，接见了缅甸总理奈温将军。

赫鲁晓夫和奈温在自从在机场上举行了有点拘谨的欢迎仪式以来的第一次会见中，很可能为他们预定明天举行正式会谈奠定了基础。

赫鲁晓夫后来还在总统府接见了吴努，看来同吴努的会见发出了这位苏联总理的访问中的第一个真正热情

的火花。赫鲁晓夫和吴努挽着手臂让摄影记者们拍照。

赫鲁晓夫同样热情地同曾任缅甸驻苏联大使的吴旺拥抱。吴旺现在在吴努的改组过的“廉洁派”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中作助手。

赫鲁晓夫随后就同吴努进行私人会谈，一直谈到举行宴会的时候。

明天上午，赫鲁晓夫将游览缅甸首都，参观由苏联援助修建的一座旅馆和工学院。

纳赛尔在叙利亚发表谈话

为民族联盟涂脂抹粉 诬蔑共产党制造分裂

【新华社大马士革15日电】这里报纸报道，纳赛尔总统和他的一行人将于15日上午乘飞机离开拉塔基亚前往叙利亚地区的东北部贾齐拉省。然后他将访问幼发拉底省和其他一些省份。他将前来大马士革参加统一日举行的军事检阅。

14日傍晚，纳赛尔总统

接见了拉塔基亚民族联盟委员会的委员和其他人，向他们发表了谈话。据中东通讯社说，总统在谈话中说：胜利的主要基础是人民的团结，消除不和和分裂现象并动员起来为在祖国的儿子中间建立平等和正义而努力，这是民族联盟的基础。民族联盟并不是由一小撮人垄断

政治的一党制。它也与被国家的敌人所利用的多党制不同，同时也不同于那些建立在同外国人勾结的基础上的政党制度，这些政党制度通常是包括同帝国主义国家有勾结的反动政党或者包括同

国际共产主义有联系的共产党。这将使得民族主义者在那些在我国进行活动的外国势力中间遭到失败。

总统说，今天，我们认为，我们比两年以前更强大，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和支持者以及阿拉伯国家的共产党想分裂阿拉伯人民并且蒙蔽他们的企图都是白费而不会得到任何效果的。

巴格达电台认为

纳赛尔赴叙同人民的不满有关

【伊拉克共和国电台14日广播】路透社开罗消息：开罗电台今天中午宣称，纳赛尔已于巴格达时间中午十二点到达拉塔基亚港。

开罗没有宣布这次访问的目的，然而观察家们认为这次访问与叙利亚人民的普遍愤慨有关。由于这种愤慨，开罗统治者在过去几天中被迫对那里的行政屡作改变，并给阿密尔以绝对权力。

【印度报业托辣斯开罗14日电】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纳赛尔昨天晚上突然飞往叙利亚，在过去两个星期

中，据说在叙利亚和以色列的边界发生了若干冲突。

这里的权威人士说，纳赛尔总统将视察叙利亚前线，并指示陆军要采取什么步骤来阻止以色列侵入非军事化地区的任何行动。

同时，这里的观察家们认为，纳赛尔总统将就叙利亚参加阿联国民议会的成员的提名问题与叙利亚的政治领袖进行会谈。据最近非官方的消息说，纳赛尔将组成两个议会，一个是埃及地区的，另一个是叙利亚地区的，以平息叙利亚人的情绪。

印尼“人民日报”提醒印尼人民 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渗入提高警惕

【本刊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去年12月24日刊载了一篇评论，题为：“日本垄断资本渗入的危险”。摘要如下：

人们反复地问道：为什么近来有不少的日本人，尤其是那些经济和贸易界人物频繁地来印度尼西亚访问。这个问题也为我们的邻国所证实。例如“马尼拉纪事报”报道，从1958年8月到1959年4月之间约有五百个日本人前往菲律宾。这

件事被认为是日本经济向菲律宾进一步渗入的一种迹象。其中，日本已经谋划好，硬要在菲律宾修建水坝和设立银行。

日本把东南亚地区当作它活动的地区。自1950—1951年美国把日本垄断资本重新复活以后，日本垄断资本的网又开始遍布整个东南亚。这种加速日本垄断资本的增长所造成的后果，致使它向东南亚进行扩张。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向

日本垄断资本 将大规模掠夺印尼煤炭和石油

【法新社东京14日电】日本采煤公司一位人员今日说，由20人组成的一个日本调查团将于4月中赴加里曼丹以图开发在该岛的三个很有希望的煤矿藏。他说，这三个矿蕴藏和生产良质炼焦煤，日本炼钢厂需要炼焦煤。日本工程师已经于去年作过两个初步调查并带回样品。如果这次调查后查明该项煤是满意的，日本采煤公司与几家钢铁大公司将设立

【法新社雅加达1月11日电】一位政府的发言人透露，印尼政府将雇用主要来自日本的专家以在1960年开采（包括钻探）印尼各岛的石油。发言人指出，政府在今年预算中已拨出150万盾作为这项开支。政府拥有的国家石油公司和日本石油公司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强。日本公司计划扩大对印尼的贷款，在十年内用印尼国家矿井的产品偿还。

热烈欢迎赫鲁晓夫访问印尼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发表声明

【新华社雅加达15日电】“人民日报”今天刊载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为欢迎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而发表的声明，声明的题目是：“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之间的永恒的友谊”。

声明说，赫鲁晓夫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国家生活中的非常重大的事件，而且也是各国之间关系方面的非常重大的事件。

声明指出，把外交政策建立在冷战，干涉和侵略的基础之上的正是美国，而苏联则一贯坚持它的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苏联反对殖民主义和维护和平的外交政策是没有人怀疑的。只有帝国主义和他们的代理人才千方百计地企图否认这个事实。

声明继续说，赫鲁晓夫即将进行的访问将肯定有助于消除帝国主义的诽谤和反苏宣传企图对苏联造成的恶毒的反响，这样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将更加紧密和巩固。

声明说，赫鲁晓夫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将肯定有利于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生活和它的国际关系，鉴于赫鲁晓夫目前这次访问不但包括印度尼西亚，而且还包括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情况就特别是这样。这必然会大大有助于改善遭受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颠覆和干涉之害的亚非国家的政治气氛。

声明说，总之，赫鲁晓夫和他随行人员的访问是和平与友谊的使者的访问。

声明最后说，印度尼西亚人民将一定会衷心地和热烈地欢迎赫鲁晓夫及其随行人员，他们将不仅加强印度尼西亚和苏联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而且也将加强争取民主，完全的民族独立和世界和平的斗争。

苏加诺等讨论赫鲁晓夫访问问题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电台16日广播】印度尼西亚首席部长朱安达和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明天早上将跟苏加诺总统在茂物总统行宫举行会谈，以讨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问题。

这项会谈中，也将讨论赫鲁晓夫访问印度尼西亚时的日程和赫鲁晓夫跟苏加诺总统会谈的议程。

但是，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扩张显然进行得并不很顺利。它的主要的对手是来自有关的国家。他们严重地抗议日本所采取的措施。

有关国家对它表示不满，这可以泰国的态度为例，它在贸易上的亏空有80%是由于日本的倾销政策所致。它明确指出，如果日本不增加输入大米和橡胶，泰国将以提高物价进行报复和限制日本货物进口。缅甸、锡兰和南越也采取这种态度。此外，业已接受日本的贷款或“援助”的国家也对日本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抨击。

我们再次提醒，我们有必要提高警惕，以使日本的渗入能立即加以阻止，尽管它刚刚是资本渗入的阶段和得势的时候。

另外，有个问题是值得提防的。别让它重新发生，那就是暗中地进行缔结条约或协定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充分地提高警惕，以阻止日本垄断资本渗入的危险。

为加紧向东南亚进行扩张 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吉隆坡开幕

【共同社新加坡13日电】日本货样品展览会今晚在吉隆坡正式开幕。展览会值7,000万日元，展品约达4万多项，从机器与建筑材料到车辆，化学药品，纺织品，光学器具与什货，表示了日本现在工业生产情况。在马来亚的许多高级官员与商界领袖将参加开幕式，总理拉赫曼将在会

渴望找到船舶销售市场

【美联社东京11日电】自1956年起占资本主义世界首位的日本造船业，现在渴望从菲律宾、印尼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获得订单，而在以前它是不理睬这些地方的。现日本造船厂商正忙于从各地寻找订单。

计划向马来亚多卖重型机器

【法新社新加坡10日电】今天日本出口贸易促进会大阪分会会长木村在此间说，日本希望增加对马来亚出口其重型机器，以应付该国工业工程的需求。他正在前往吉隆坡参加日本贸易展览会开幕典礼。该展览会将展出4万项商品，其中主要是机器及建筑材料。

同南越合资建造纺织厂

【合众国际社大阪10日电】大日本纺织公司副经理将访西贡，准备与南越当局合资用390万美元在南越建造一座纺织厂。设备将从日本买去，计纺锭13,300枚及织机360台。

挤进印度的钟表工业

【印度报业托辣斯9日电】印度工业部长马努海夏今天在人民院称，印度政府现正与日本厂商谈判合资在孟加拉设立一座年产50万只钟表的公营工厂。

派员到緬、馬、澳、新活动

【共同社东京12日电】外务相藤山12日说，他拟同缅甸互派贸易代表团以纠正日缅间贸易不平衡并扩大双方间的交易。藤山今晨在内阁会议上报告缅甸因日本决定增购缅甸米而取消禁止日货进口的命令，然后他发表上述意图。

【共同社东京讯】日本银行总裁山际将于3月2日离此赴澳新与马来亚作短期访问，同该三国的中央银行总裁举行会谈，山际并将调查澳新与马来亚的经济情况，与三国的经济官员会谈。

英国政府国防白皮书表明 英为加紧备战今年将着重发展核武器

同时加强常规武器以为“应付”局部战争的“必要补充”；今年军费占国家预算三分之一；并叫嚷坚决维护北大西洋公约等侵略组织。

【法新社伦敦16日电】今天发表的英国国防部白皮书说明，英国武装部队正在越来越依靠原子核力量。

三军还预见到不仅使用从地下基地发射的弹道导弹，而且使用从潜水艇或从无人驾驶飞机发射的其他核装置。

【合众国际社伦敦16日电】英国今天宣布把它的防务开支增加116,000,000英镑（合324,800,000美元），这样将使英国的全年防务总开支达到1,617,800,000英镑（合3,729,924,000美元）的创纪录数字——几乎占它的全年国家预算的三分之一。

同时，白皮书透露，英国正在改善和增加它的“常规”武器，而不是单纯依靠大规模核威慑力量。

它透露，美国正在帮助英国建立一个弹道导弹警报系统。

白皮书说，政府的总的防御政策

没有作重大的改变。但是它强调说，核力量“只是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

白皮书说：“我们的任务必须仍然是同我们的盟国一起用最有效的方式对维持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它接着说：“但是我们的防御努力必须灵活，因为战争的威胁有许多形式，而且不断变化，必须预料到将会经常改变侧重点以应付不断改变的情况……”

“英国加强了西方的核力量，从而对维护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只是威慑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需要应付可能发展成为重大冲突的局部的紧急事件，常规武装部队是对核军备的必要补充。在共产党的不断的军事威胁下，自由世界的防御依靠一系列的集体安全联盟。”

关于总的防务政策，白皮书说：

“政府政策是在同盟国合作下防止战争。我们打算尽一切力量用谈判取得适当监督下的全面裁军。同时，我们的防务必须保持。”

白皮书说：“英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发挥了它的作用，此外它派驻军事部队以帮助维持它负有特殊责任的政治敏感地位的稳定。保持这些联盟的力量是我们防御努力的重要部分。”

“我们关心维持英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贡献实力，最近这方面的证明是政府决定暂时在莱因河英军中保持七个旅的军队，并且暂不从驻德皇家空军中撤退若干战斗机中队。”

【合众国际社伦敦14日电】“星期日写真报”今天说，英国的每个纳税人每周付出两英镑用于防务。

米高扬离挪威返国

【美联社奥斯陆16日电】米高扬星期二启程返回莫斯科。

有人问米高扬，苏联政府是否建议赫鲁晓夫作为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金候选人，米高扬说他不知道。他说：“但他是所有政治家中争取和平的最伟大的战士，因此是最配得上得到奖金的人。”

关于自由贸易区，他说，他对它没有什么好话要说。

他说：“我既不喜欢自由贸易区，也不喜欢共同市场。它有贸易战的味道。我们俄国人希望增加同一切国家的贸易。”

【路透社奥斯陆16日电】米高扬今天在这里说，他到古巴去并没有像某些美国和其他记者设想的那样“在我的袋里藏有某种炸药”。

“我去访问时穿平常的服装，带着一颗纯洁的心，并且充满着对古巴人民的善意。”

米高扬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跟巴蒂斯塔独裁政权斗争的古巴革命者抱有“最大的敬意”，“因为这个国家第一次有了诚实的领袖”。

提到苏联给古巴的一亿美元贷款，他说，在土地改革以后，工业化是古巴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美联社奥斯陆16日电】米高扬星期二否认在阿根廷水面活动的来历不明的潜水艇是俄国潜水艇。他暗示，这些说法只是要诽谤俄国的爱好和平的政策。

米高扬说：“我们的爱好和平的政策正在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而我们的敌人觉得他们必须有些动作。”

社会主义深入人心 尼克松竭力为资本主义制度抹粉 叫喊对前途不要“缺乏信心”

【美新处底特律15日电】副总统尼克松今天在这里说，被赫鲁晓夫称为呆滞不动的老马的美国经济实际上为美国人民提供了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而且已经实现了“所有的人都富裕的经济目标”，而这在共产主义还仅仅是个诺言。

尼克松指出，一切极权主义经济在短期内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因为它们有能力

把资源集中和动员起来投入某些选择出来的方面，来“为他们的政治目标服务”。尼克松说：“没有可以自满的理由，但是另一方面也没有理由对我们赢得这次竞赛的能力缺乏信心，只要——再用赫鲁晓夫先生的比喻来说——我们继续骑在我们的马上，不想去上他的马。”

尼克松着重指出，如果

要使美国达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政府的任务必须是支持和促进私人企业的发展。

尼克松说：“发挥最重大的作用的不是政府，而必须是私人企业——包括资方和劳方。”

我们可以相信自由的道路比完全奴役的共产主义制度优越，因为我们是遵循着自由的理想行动的。这意味着辛勤地工作，这意味着自谋生计而不依靠失业救济。最主要的，这意味着一种自觉的个人的责任感。”

英共党员人数增加

【本刊讯】英国“工人日报”2月5日刊登英共政治委员会的声明说：

共产党重新登记的工作已经结束，有26,052名党员领到1960年的党证。

同1958年年底重新登记工作结束时相比，增加了749名党员。

我们感谢所有同志取得这种出色的成绩，这种成绩表明我党获得的支持日益增加，因此应该鼓励所有同志作出更大的努力。

26,052这个数字为1959年11月党员纪录人数的98%，还有一小部分党员有待领取他们的1960年党证。

参议院通过“土地改革法” 委共指出该法不反映人民的愿望

【新华社加拉加斯13日电】参议院第三次讨论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共产党人反对这条法律，认为这条法律不反映委内瑞拉人民的愿望。共产党议会党团的主要批评是没有规定限制地产，这一点可以成为对大庄园的基本打击。这条法律既经参议院通过，只要众议院在下星期加以批准，就是最后通过，交由总统颁布施行。与此同时，委内瑞拉农民统一联合会领导委员会明天将开会，讨论土地改革法的目的。

【新华社加拉加斯11日电】昨天当众院讨论是否参加泛美开发银行的问题时，

众议院议长，基督教社会党主席剥夺了共产党众议员，推翻独裁政权的前爱国委员会领导人庞塞的发言权。庞塞的发言权是在他发言回击基督教社会党众议员的攻击和宣读某些关于基督教社会党的叛变态度和它在1948年推翻罗慕洛·加莱戈斯民主宪法政府，导致1958年1月23日倒台的希门尼斯的帝国主义军事独裁政权事件中责任的剪报时被剥夺的。众议院以多数票通过了议长，在当共产党众议员准备以可靠的事实反驳基督教社会党的谎言诽谤，证实这个党背叛祖国的行为时取消共产党发言权的荒谬措施。

美海军发言人說 美国核潛艇將提前在今秋使用

【路透社华盛顿15日电】海军发言人今天说，用“北极星”中程弹道导弹武装起来的美国第一艘核潜艇将提前三年在今年秋天巡逻海面。

“北极星”计划负责人拉鲍恩少将在向众议院空间委员会所作证词中说，有着同样的十六个核弹头的“北极星”导弹的第二艘原子潜艇将在年底前接着下水。

拉鲍恩说，当第一艘——“乔治·华盛顿号”——到海洋上去的时候，地球上十分之九的面积都在它导弹的射程范围内。这些导弹将在潜艇潜入水下时发射。

【美新处诺福克15日电】赖特海军上将说他不同

意所谓原子战可以速战速决的论点，他说反潜艇战部队将在今后任何冲突中起主要作用。他是向反潜艇会议这样说的，会议已于周末闭幕。

赖特强调了敌方的潜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反潜艇部队在“今后世界大战”中的重要作用。他不同意一些人士的意见，这些人士认为，今后如发生任何原子战争，将会在几天内断然结束。

他的看法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如果俄国认为今后的战争不会使用潜艇”，它就“不会建立和保持一支规模巨大的潜艇部队”。

铁托集团誣蔑我国大跃进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5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在第二版以“中国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南攻击”，刊载了没有注明来源的消息。消息说：“在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近几年来加强了反南斯拉夫运动。报刊发表文章重复了众所周知的捏造。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缔结十周年的庆祝也被用来进行反南斯拉夫攻击。”

“战斗报”12日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中国通讯：“农业——基本环节”。作者说，中国除粮食和棉花以外，“其他农作物的的发展相当不统一，还有某些薄弱环节，因此为使这些作物的种植赶上粮食和棉花的生产速度，就必须作出巨大努力。实际上油料作物的生产还不能满足需要，而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尚未达到战前的最高水平。畜牧业仍是薄弱环节，这一切落后条件都必须改变。”

造谣有“难民”逃往香港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5日电】昨天出版的周刊“虹”

惊慌”为题，诬称“中国难民”至今仍旧越境逃往香港。

作者诬蔑宣传说，“难民要求保护，粮食和工作”。作者引用一个英国人的话说：“中国人到香港是为了自己的饭碗。”

作者又说，“香港管理处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宣布了世界难民年，而世界难民的计划完全是为中国难民的利益服务的”。作者最后说，“世界难民年能否解决这一危机，它是否将成为经常的行动，我们不能预测。因新的难民还在越境过来”。

宣扬普拉沙德反华言论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今天的“战斗报”和“政治报”都分别刊登了南通社新德里9日消息说：“据德里报纸评价，印度议会讨论预算的例会开始时，普拉沙德总统和尼赫鲁总理特别强调必须加强印度的国防力量。各报在社论中指出，普拉沙德总统谴责中国破坏了潘查希拉原则，并强调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印度和中国才能谈判”。

理在国大议会党团的秘密会议上指出，‘国防生产’将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范围内得到最优先的地位。”

“战斗报”和“政治报”今天还报道了印度副外长梅农夫人在议会中攻击我“扣留印度公民”的声明。

妄图贬低我农业成就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10日电】“政治报”今天以“为稳定和平衡而斗争”为题发表了南通社北京消息。贬低我农业成就，并歪曲我农业政策。

消息说：“报刊指出，单纯开垦荒地，只是意味着更加增加中国农业中劳动力的危机。报纸说，主要口号应该是‘扩大面积，但也要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样，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前的某些看法，特别是这一看法：动员大量劳动力进行深耕细作，只要利用三分之一的耕地，就能养活中国居民和保证工业原料”。

消息说，从报刊上的分析来看，“在至今的发展中农业生产增长得很不平衡。例

的1958年后的一年（指1959年——编者注），计划比1958年增长10%，但只实现了8%。在前几年中也有类似的波动。在有些年份，国家统计局记载着15%至17%的增长，而在另一些年份却只增长3.5%。”

消息列举了最近三年的情况后说：“现在看来，采用现代农业技术，标志着不仅要求提高总的农业技术水平，而且要求在其发展速度方面比过去十年更稳定和更平衡”。

歪曲报道我扫盲运动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7日电】今天的“战斗报”以“和汉字作斗争”为题，刊载了该报驻京记者写的歪曲我扫盲运动的通讯。

作者说：“现在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学校来满足所有的人。还没有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所以还有一部分儿童不能上学”。

作者造谣说，“人们的工作太累，会议太多，学校太远，教室太冷。这样——许多识字班就解散了。”

作者最后攻击说，“1955年提出的目标说，在五年至七年内在中国扫除文盲，五年显然是不够的，那么让

值得波兰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购买的

【美联社华盛顿十一日电】美国按照它的一千二百万蒲式耳小麦的剩余农产品处理计划，和波兰星期四签订了一项协定，规定波兰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购买的

【印新处新德里13日电】芬兰总理到印度访问，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会促进芬兰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当苏舍舍拉宁从拉合尔乘印度的专机抵达巴兰机场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印新处新德里13日电】芬兰总理到印度访问，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会促进芬兰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当苏舍舍拉宁从拉合尔乘印度的专机抵达巴兰机场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印新处新德里13日电】芬兰总理到印度访问，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会促进芬兰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当苏舍舍拉宁从拉合尔乘印度的专机抵达巴兰机场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印新处新德里13日电】芬兰总理到印度访问，表示希望这次访问将会促进芬兰之间的友好关系的发展。当苏舍舍拉宁从拉合尔乘印度的专机抵达巴兰机场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印 度 新 聞 处 发 表

印度政府2月12日給我国的复照(全文)

(上接第一版)

争所产生的恶感已经完全从心中消除了，现在（各方）都不再有抱怨，今后将无论如何永不丝毫背离或破坏世界之王赫沙吉大人和巴哈杜尔大君同中国可汗（皇帝）和拉萨的古鲁喇嘛之间的同盟，友好和团结。我们将继续保有拉达克边疆的极限和按照古老的习惯属于它的毗邻地区，而不对老的，确定了边界以外（的国家）进行侵犯或干涉。我们将遵守各自的边界。”

事实上，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结束西藏对克什米尔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西藏曾向中国求援。中国照会中说，这个地区的80%在1842年是新疆的一部分，这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也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对1899年英划界建议进行狡辩

八，中国政府说，1899年“划定边界”的建议并无任何结果。这再一次表明没有把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中所述的事实考虑进去。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英国人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指拉达克东部与西藏的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北部与新疆的边界。那个建议明文说到，“北部边界沿昆仑山脉到东经80度以东的一点，在此和拉达克的东部边界相接。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中国政府过去没有反对过边界的这一划法。如果1899年的建议并无结果，这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肯按照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来承认边界，而是因为即使在当时，中国政府看来也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地区的众所周知的边界进行任何正式的划定。

说西段边界“已为习惯传统所确定” “只是没有在地面上标定”

九，印度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说，边界在1842年或1899年曾明文划定了。的确，既然边界是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了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就没有必要进行正式划定或在地面上标界来加以承认。中国政府说有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中印边界的这一段是未经划定的。事实上，它所提出的证据只表明边界未曾在地面上标定。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在1921年到1927年间所提出的建议，只是要求确定在一个特定地区里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对主要的界线是不存在争执的，更不用说要求确定边界了。来照在这个问题上曾引用了罗西安爵士1959年12月11日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投书。但是，这封信所谈到的是试图“在地面上”划界，即标界的努力。印度测量局1950年所出版的地图注明这段边界“未经规定”，以表明这段边界从来没有从一点到一点详细地描述或在地面上标定。印度总理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说，这段边界未曾划定过，这只是表明没有在地面上标明过。

十，中国政府辩称，除磾穆绰克（巴里加斯）地区（据中国政府说，这个地区近几年被印度“占领”）外，中国所要求的拉达克的其余部分一直属于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些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磾穆绰克地区多少世纪来一直是拉达克的一部分，这是为1684年拉达克和西藏间所签订的条约和此后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旅行家的记载所证明了的。至于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所谓大部分是在新疆管辖之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未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因此，这个地区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曾是新疆的一部分。这块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曾是西藏日土宗的一部分。曾在1820年访问过这个地区的穆尔克拉夫脱说，班公湖是

实际上符合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而不符合中国地图上的画法。1847年以边境专员身份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斯特拉彻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画法，这个画法实质上 and 印度地图上的画法相符。

无理否认我早在该地区设有边卡

十一，极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支持的证据，而竟说中国人民曾把该地区用作牧场和采盐场。事实上，所述的这些牧场和采盐场一直是拉达克村民所保有的，他们一直定期地访问这些地区；而这些村民从未遇到过任何中国的越境者。所谓1750年起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区建立检查哨行使管辖和进行巡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昆仑山脉以南，从来没有过任何中国的哨所。二十世纪以来，克什米尔政府的官员和印度商人和打猎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走动，不曾碰到过任何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的迹象。在这些年代里，克什米尔政府和印度政府对整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勘测。只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员才侵入了这块领土；中国政府竟用这一入侵作为要求的根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震惊。所谓印度人员只有三次，而且是在最近几年——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进入这块领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印度人员一直定期地在这个地区巡逻。只有在中国政府所提到的那三次，他们才碰上了中国部队。

十二，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竟举出一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论点，并且根据阿克赛钦和喀拉喀什这些名字起源于维吾尔语的事实提出了要求。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论点。印度政府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在几世纪以前印度的影响曾深入中国，西藏和新疆有一些地名是起源于梵文或帕拉文。和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从梵文“库斯达那”演变来的。还有，西藏阿里地区的现在的名字是西藏西部的别名纳里。噶尔松中的梵文字“纳里”的缩写。

妄图诋毁我地图基本一致的论据

十三，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照会中说，二百年来中国地图中对拉达克边界的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地图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地图一致标明的边界线，或多或少是和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传统划法相符的。只是在二十年代末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地图中，才标出了不同的划法。晚近中国地图的大致趋向，是把边界线更深地推入印度领土。

十四，异乎寻常的是，中国政府竟对自己的官方地图，如在1893年画的地图，一无所知，并且抹煞“中国新地图和商业地志”的重要性，说它是私人机构的出版物。事实上，正如该图集序言中所说的，它是以权威性的官方测量为根据的。然而，印度政府还愿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于1917年出版的“中国邮政图”。这幅地图所标明的整个印度北部边界或多或少是符合于印度传统的画法的。

继续利用所谓分水岭歪曲边界线

十五，中国政府并不重视这一事实，即印度地图所标明的画法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它似乎不知道在山区的传统边界线总是倾向于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而不是依照任何其他的天然地形。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线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认。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们在定居时倾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越过它们。印度北方边界的划法全部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这一点支持了这条线由于习惯和传统而成为边界的事

于有一条河穿过这里而不能成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世界上很少有任何主要的分水岭，不管它多高和连绵不断，没有被某条河流所穿过；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它作为分水岭的事实。另外一个论点，即所谓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容易从中国方面进入而不容易从印度方面进入的事实支持了中国地图的画法这个说法，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是否容易进入并不是确定边界画法的标准。

关于中段

硬把我国乌热等地说是印度“领土”

十六，印度政府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地图关于印度旁遮普，喜马拉雅省和北方省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的划法，说它“符合实际”。这一段的画法是符合分水岭原则的，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地图上也标明了这种画法。然而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对这段上某些地区的要求，即司丕提地区，什布奇山口，尼兰—贾德汗，巴拉霍蒂，香扎马拉和拉不底。印度总理在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举出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领土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无视这些确切的材料，而只是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重复它以前说过的话。

十七，中国政府还指责印度政府占领了1954年协定指定为西藏阿里地区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印度政府拒绝这种说法。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占领这个地方。中国政府是把这个贸易市场同印度尼兰—贾德汗地区的一个叫波兰松多的地方混淆了起来。然而，印度境内的后一地点从来也不是贸易市场。波林三多（也叫波林）的座标是北纬31度19分，东经79度27分。这个座标数已由高尔先生在1954年3月26日的信中通知了陈家康先生。波兰松多的座标是北纬31度18分，东经79度8分。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谈判期间，被提到的是波林三多（波林），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市场。当时就向中国代表团说清楚，波林三多和波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当时没有必要提到波兰松多（北纬31度18分，东经79度8分），而且事实上在讨论中和后来达成的协定中都没有提到它。因此，不存在任何误解的余地。

十八，中国政府辩称，西藏当局持有有关它所要求的这些地区的地契和户口，税收簿册，并且举出十八世纪有关巴拉霍蒂的一个文件为例。印度政府听到这一点有些惊奇。在1958年中印代表团在新德里就巴拉霍蒂举行的长期讨论中，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到存在着这些文件。可以忆及，印度代表团在当时说，他们持有税收记录和其他有利的证据。

对我有关居民血统的论点进行狡辩

十九，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关于这里的居民属于藏族血统，因此这些地区属于中国的论点。实际上，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论点早在1957年7月就被周恩来总理本人驳斥过了。1957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这个国家里，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享有同样的

计。学习藏文是印度政府所鼓励的。这些藏族血统的印度人一向是印度的忠实的公民。

硬说1954年协定同边界有关

二十，印度政府不能同意：1954年印中之间签订的协定与两国边界问题无关。的确，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印度政府来说，边界是人所共知的，是无可争论的，不可能存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不仅印度官方地图标明了边界线而且印度当局对所有地区都一向行使着行政控制，直到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国际边界线为止。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中的任何一块所提出的要求是态度严肃的话，可以期望它至少会提到它的要求，如果不加以讨论的话。的确，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会晤时说过，中印关系日益密切，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双方可以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印度大使当时指出，印中之间未决的只有小问题，但是他希望两国间不留存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是大小。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的大国之间，必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顺利地解决。从周恩来总理这段话的上下语气来看，很难得出推论说，他心目中有中国对印度地图标明为印度领土并且在印度管理下的大片土地提出的要求。在1954年1月8日的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中印谈判是要根据五项原则解决业已成熟了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方面接受了这些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印度代表团团长在1954年4月29日协定签字后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在这个（西藏）地区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这表明了在印度方面看来，没有遗留任何争端或问题了。印度代表团自始至终认为，两国间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在被考虑，并且一旦达成解决，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说赖嘉文大使在一次据说是非正式的谈话中同意将不讨论边界问题，这是令人惊异的。

硬说1954年讨论中涉及了边界问题

二十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竟说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讨论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惊异。当讨论在这个地区规定六个山口的第4条时，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是，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这些山口。换言之，中国方面要求说这些山口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代表高尔先生对此提出反对，他申明这些山口是印度的。因此，不能说这些山口的归属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最后取得协议的条文是：“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这只能被解释为：使用这些山口不牵涉到归属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边界山口。

二十二，中国政府还以根据推想辩解说明边界问题不会在1954年进行讨论，因为当时“两国所最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当时就对邻接西藏地方的大片印度领土抱有要求的想法的话，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关系当然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政府当时完全知道印度官方地图对国际边界线的画法。它也一定知道1950年印度总理就印度边界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的声明。此外，中国政府也知道，经过制宪议会公开会议长时间讨论后通过的印度共和国宪法，在它的附表六中明确提到阿萨姆的各部落区和东北边境特区，中国政府现在企图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国的领土。在1954年协定中，中国政府申明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它想在以后对印度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况且，中国总理在1954年和1956—57年之交同印度总理进行讨论时，丝毫没有表示他的政府对大片土地有要求，恰恰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修改地图本质上是一个程序问题，总有一天会做到的。结论很明显，从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它的立场。

印 度 新 聞 处 发 表

印度政府2月12日給我国的复照(全文)

(上接第一版)

争所产生的恶感已经完全从心中消除了,现在(各方)都不再有抱怨,今后将无论如何永不丝毫背离或破坏世界之王赫沙吉大人和巴哈杜尔大君同中国可汗(皇帝)和拉萨的古鲁喇嘛之间的同盟,友好和团结。我们将继续保有拉达克边疆的极限和按照古老的习惯属于它的毗邻地区,而不对老的,确定了的边界以外(的国家)进行侵犯或干涉。我们将遵守各自的边界。*

事实上,签订这个条约是为了结束西藏对克什米尔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西藏曾向中国求援。中国照会中说,这个地区的80%在1842年是新疆的一部分,这是没有根据的。甚至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也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来没有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

对1899年英划界建议进行狡辩

八,中国政府说,1899年"划定边界"的建议并无任何结果。这再一次表明没有把印度总理1959年9月26日信中所述的事实考虑进去。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英国人在1899年提出的建议并不是指拉达克东部与西藏的边界,而是指拉达克北部与新疆的边界。那个建议明文说到,"北部边界沿昆仑山脉到东经80度以东的一点,在此和拉达克的东部边界相接。这毫无疑问地表明,整个阿克赛钦地区都在印度领土之内,而且中国政府过去没有反对过边界的这一划法。如果1899年的建议并无结果,这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肯按照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来承认边界,而是因为即使在当时,中国政府看来也不认为有必要对这个地区的众所周知的边界进行任何正式的划定。

说西段边界“已为习惯传统所确定” “只是没有在地面上标定”

九,印度政府从来没有主张说,边界在1842年或1899年曾明文划定了。的确,既然边界是为习惯和传统所确定了的,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就没有必要进行正式划定或在地面上标界来加以承认。中国政府说有很多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中印边界的这一段是未经划定的。事实上,它所提出的证据只表明边界未曾在地面上标定。当时英属印度政府在1921年到1927年间所提出的建议,只是要求确定在一个特定地区里少数几块牧场的归属问题。对主要的界线是不存在争执的,更不用说要求确定边界了。来照在这个问题上曾引用了罗西安爵士1959年12月11日在伦敦"泰晤士报"的投书。但是,这封信所谈到的是试图"在地面上"划界,即标界的努力。印度测量局1950年所出版的地图注明这段边界"未经规定",以表明这段边界从来没有从一点到一点详细地描述或在地面上标定。印度总理1959年8月28日在人民院说,这段边界未曾划定过,这只是表明没有在地面上标明过。

十,中国政府辩称,除磾穆绰克(巴里加斯)地区(据中国政府说,这个地区近几年被印度"占领")外,中国所要求的拉达克的其余部分一直属于中国,并且是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些论点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磾穆绰克地区多少世纪来一直是拉达克的一部分,这是为1684年拉达克和西藏间所签订的条约和此后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旅行家的记载所证明了的。至于该地区的其余部分,所谓大部分是在新疆管辖之下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如前所述,十八,十九世纪的中国地图清楚地表明,新疆从未延伸到昆仑山脉以南。因此,这个地区的任何部分都不可能曾是新疆的一部分。这块领土的任何部分也不曾是西藏日土宗的一部分。曾在1820年访问过这个地区的穆尔克拉夫脱说,班公湖是

实际上符合印度地图所标明的传统画法,而不符合中国地图上的画法。1847年以边境专员身份访问过这个地区的斯特拉彻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画法,这个画法实质上 and 印度地图上的画法相符。

无理否认我早在该地区设有边卡

十一,极为遗憾的是,中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支持的证据,而竟说中国人民曾把这地区用作牧场和采盐场。事实上,所述的这些牧场和采盐场一直是拉达克村民所保有的,他们一直定期地访问这些地区;而这些村民从未遇到过任何中国的越境者。所谓1750年起中国政府在这个地区建立检查哨行使管辖和进行巡逻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在昆仑山脉以南,从来没有过任何中国的哨所。二十世纪以来,克什米尔政府的官员和印度商人和打猎队在这个地区自由地走动,不曾碰到过任何中国人在这个地区行使管辖的迹象。在这些年代里,克什米尔政府和印度政府对整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地理勘测。只是最近几年,中国人员才侵入了这块领土;中国政府竟用这一入侵作为要求的根据,印度政府对此感到震惊。所谓印度人员只有三次,而且是在最近几年——1958年9月,1959年7月和1959年10月——进入这块领土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印度人员一直定期地在这个地区巡逻。只有在中国政府所提到的那三次,他们才碰上了中国部队。

十二,奇怪的是,中国政府竟举出一个以语言学为基础的论点,并且根据阿克赛钦和喀拉喀什这些名字起源于维吾尔语的事实提出了要求。没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这个论点。印度政府只想指出一个事实,即在几世纪以前印度的影响曾深入中国,西藏和新疆有一些地名是起源于梵文或帕拉文。和阗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从梵文"库斯达那"演变来的。还有,西藏阿里地区的现在的名字是西藏西部的别名纳里。噶尔松中的梵文字"纳里"的缩写。

妄图诋毁我地图基本一致的论据

十三,中国政府在它最近的照会中说,二百年来中国地图中对拉达克边界的划法基本上是一致的。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版的地图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地图一致标明的边界线,或多或少是和印度地图上所标明的传统划法相符的。只是在二十年代末年以来出版的中国地图中,才标出了不同的划法。晚近中国地图的大致趋向,是把边界线更深地推入印度领土。

十四,异乎寻常的是,中国政府竟对自己的官方地图,如在1893年画的地图,一无所知,并且抹煞"中国新地图和商业地志"的重要性,说它是私人机构的出版物。事实上,正如该图集序言中所说的,它是以权威性的官方测量为根据的。然而,印度政府还愿提请中国政府注意中国政府于1917年出版的"中国邮政图"。这幅地图所标明的整个印度北部边界或多或少是符合于印度传统的画法的。

继续利用所谓分水岭歪曲边界线

十五,中国政府并不重视这一事实,即印度地图所标明的画法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的。它似乎不知道在山区的传统边界线总是倾向于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而不是依照任何其他的天然地形。这是因为,在所有可能的天然边界线中,分水岭是最好的,它不会改变,而且易于辨认。在有一系列山脉的地方,往往是分水岭,而不是别的东西,成为传统的边界,因为山两边的人们在定居时倾向于上溯到河流发源地为止,而不会越过它们。印度北方边界的划法全部是沿着主要的分水岭,这一点支持了这条线由于习惯和传统而成为边界的事

于有一条河穿过这里而不能成立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世界上很少有任何主要的分水岭,不管它多高和连绵不断,没有被某条河流所穿过;但是这并不能影响它作为分水岭的事实。另外一个论点,即所谓现在中国政府所要求的地区容易从中国方面进入而不容易从印度方面进入的事实支持了中国地图的画法这个说法,同样也是站不住脚的。是否容易进入并不是确定边界画法的标准。

关于中段

硬把我国乌热等地说是印度“领土”

十六,印度政府高兴地注意到,中国政府接受了印度地图关于印度旁遮普,喜马拉雅省和北方省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边界的划法,说它"符合实际"。这一段的画法是符合分水岭原则的,其中大部分在中国地图上也标明了这种画法。然而印度政府拒绝中国政府对这段上某些地区的要求,即司丕提地区,什布奇山口,尼兰—贾德汗,巴拉霍蒂,香扎马拉和拉不底。印度总理在1959年9月26日的信中已经举出充分的材料证明这些领土一直是印度的一部分。中国政府无视这些确切的材料,而只是重复了自己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认为没有必要重复它以前说过的话。

十七,中国政府还指责印度政府占领了1954年协定指定为西藏阿里地区贸易市场之一的波林三多。印度政府拒绝这种说法。印度政府现在没有,而且从来没有占领这个地方。中国政府是把这个贸易市场同印度尼兰—贾德汗地区的一个叫波兰松多的地方混淆了起来。然而,印度境内的后一地点从来也不是贸易市场。波林三多(也叫波林)的座标是北纬31度19分,东经79度27分。这个座标数已由高尔先生在1954年3月26日的信中通知了陈家康先生。波兰松多的座标是北纬31度18分,东经79度8分。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谈判期间,被提到的是波林三多(波林),因为它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市场。当时就向中国代表团说清楚,波林三多和波林是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名称。当时没有必要提到波兰松多(北纬31度18分,东经79度8分),而且事实上在讨论中和后来达成的协定中都没有提到它。因此,不存在任何误解的余地。

十八,中国政府辩称,西藏当局持有有关它所要求的这些地区的地契和户口,税收簿册,并且举出十八世纪有关巴拉霍蒂的一个文件为例。印度政府听到这一点有些惊奇。在1958年中印代表团在新德里就巴拉霍蒂举行的长期讨论中,中国代表团没有提到存在着这些文件。可以忆及,印度代表团在当时说,他们持有税收记录和其他有利的证据。

对我有关居民血统的论点进行狡辩

十九,印度政府不能接受中国政府关于这里的居民属于藏族血统,因此这些地区属于中国的论点。实际上,这种基于种族关系的论点早在1957年7月就被周恩来总理本人驳斥过了。1957年7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讲话说,"边界问题直接地关系到聚居在中缅边境的各民族的利益。因此,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特别需要照顾这些民族的利益。我们知道,两国之间的边界把聚居在边境的同一民族划分为二,是常见的事。这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在中缅已定界的各段,在我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边界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同一个民族分居边界两旁的情况。因此我们在解决中缅未定界问题的时候必须事先估计到,有关民族被边界线分隔是难以避免的。"在印度这个国家里,不同种族和信仰的人享有同样的

计。学习藏文是印度政府所鼓励的。这些藏族血统的印度人一向是印度的忠实的公民。

硬说1954年协定同边界有关

二十,印度政府不能同意:1954年印中之间签订的协定与两国边界问题无关。的确,在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没有要求讨论边界问题。印度代表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就印度政府来说,边界是人所共知的,是无可争论的,不可能存在有关边界的问题。不仅印度官方地图标明了边界线而且印度当局对所有地区都一向行使着行政控制,直到印度地图所标明的国际边界线为止。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些地区中的任何一块所提出的要求是态度严肃的话,可以期望它至少会提到它的要求,如果不加以讨论的话。的确,周恩来总理在第一次会晤时说过,中印关系日益密切,在悬而未决的问题中,双方可以解决业已成熟的问题。印度大使当时指出,印中之间未决的只有小问题,但是他希望两国间不留存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论是大小。周恩来总理回答说,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两个有着漫长的共同边界的大国之间,必然会有一些问题,但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顺利地解决。从周恩来总理这段话的上下语气来看,很难得出推论说,他心目中有中国对印度地图标明为印度领土并且在印度管理下的大片土地提出的要求。在1954年1月8日的会议上,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中印谈判是要根据五项原则解决业已成熟了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印度方面接受了这些原则作为讨论的基础。印度代表团团长在1954年4月29日协定签字后的讲话中说:"我们已经充分讨论了在这个(西藏)地区存在于两国之间的问题",这表明了在印度方面看来,没有遗留任何争端或问题了。印度代表团自始至终认为,两国间所有争论的问题都在被考虑,并且一旦达成解决,就不存在任何问题。有鉴于此,中国政府说赖嘉文大使在一次据说是非正式的谈话中同意将不讨论边界问题,这是令人惊异的。

硬说1954年讨论中涉及了边界问题

二十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竟说在导致1954年协定的讨论过程中根本没有涉及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政府只能表示惊异。当讨论在这个地区规定六个山口的第4条时,中国代表团提出的草案是,中国政府"同意开放"这些山口。换言之,中国方面要求说这些山口是属于中国的。印度代表高尔先生对此提出反对,他申明这些山口是印度的。因此,不能说这些山口的归属问题根本没有被提出。最后取得协议的条文是:"双方商人和香客经由下列山口和道路来往"。这只能被解释为:使用这些山口不牵涉到归属的问题,因为它们是边界山口。

二十二,中国政府还以根据推想辩解说明边界问题不会在1954年进行讨论,因为当时"两国所最关切和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印度同中国西藏地方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问题"。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当时就对邻接西藏地方的大片印度领土抱有要求的想法的话,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之间的正常关系当然是建立不起来的。中国政府当时完全知道印度官方地图对国际边界线的画法。它也一定知道1950年印度总理就印度边界问题所作的权威性的声明。此外,中国政府也知道,经过制宪议会公开会议长时间讨论后通过的印度共和国宪法,在它的附表六中明确提到阿萨姆的各部落区和东北边境特区,中国政府现在企图把这些地方说成是中国的领土。在1954年协定中,中国政府申明尊重印度的领土完整。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它想在以后对印度的大片土地提出要求的话,它是不会这样做的。况且,中国总理在1954年和1956—57年之交同印度总理进行讨论时,丝毫没有表示他的政府对大片土地有要求,恰恰相反,他给人的印象是,修改地图本质上是一个程序问题,总有一天会做到的。结论很明显,从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改变了它的立场。